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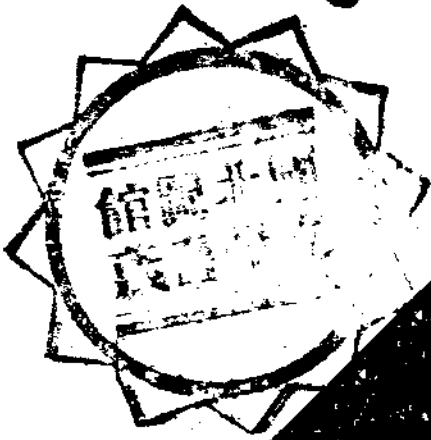


MAY 6

V. I
N. 4

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二

夜鶯



夜鶯半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目錄

論

論杜衡

李歐（九七）

懷念

雪矛（一〇四）

市集日

雪矛（一〇六）

旅途上

絮飛（一一三）

碎了的希望

沉默（一一〇）

老姬墓上的新土

何雅（一一五）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本刊：

編輯者

夜鶯社

開封大黃家胡同十號

發行者

夜鶯社

印刷者

新豫印刷所

代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價目：

每期

五分

半年（十二期）

五角五分

全年（二十四期）

一元

國內郵資不計
國外郵資照加

本刊廣告價目：

全面

十五元

半面

八元

四分之一

五元

廣告地位由本刊酌定概用白紙黑字彩色紙色印製版另議長期有優待辦法函商

論杜衡

李歐

第一次知道杜衡底名字，是在三年以前的「一般」上（第六卷第三號）。記得有一篇小說，名字叫做「黑點」的，寫一個患肺病的女子和一個文人戀愛的故事。調子很悠美，文字亦極爽朗。好像一幅秋雨初晴的畫一樣，使人感到一種既清爽又憂鬱的意味。

通篇以很明快的文筆，刻劃出很細微的戀愛心理，雖然很平凡，而通篇的調子却非常悠美。使人讀了之後，便馬上聯想到日本底谷崎潤一郎來，雖然谷崎潤一郎底調子是更陰沉，更神祕，然，那種細微的心理描寫，以及那種濃郁的唯美情調，是多少有點相同的。

這是我第一次讀杜衡底創作。也可以說是他第一個時期的代表作。在這裏，很明顯地表現出爲藝術而藝術的傾向。作者只在五花八門的醜惡的現實裏，抽出只合乎他唯美的嗜好的材料，用一種明快的文字，寫出神祕又矛盾的戀愛心理。

技巧之細緻，不但是「黑點」底特徵，也是他底一般的創作底特徵。文筆非常流利，結構也都很緊湊，所以，就積極的觀點說，雖然仍是失敗，在相反方面，形式上不無相當的成

功。

由于「黑點」所給我的細緻又悠美的印象，我便懷着好奇心去尋找他底其它作品。終于，又讀了他底短篇創作集：「石榴花」。

這裏包含：「石榴花」，「最初的眼淚」，「還魂草」，「人去後」，及「火曜日」五個短篇。都一貫地表現出一種細緻的技巧。而且完全以戀愛為題材。「石榴花」寫一個被棄時女子底心理；「最初的眼淚」寫一個美麗的少女底初戀，當她被戀愛纏得不可開交的當兒，「她反覆迴環地讀着他母親遺傳下來的句子」：「你生得這樣動人，這不會使你幸福。」；「還魂草」寫兩個女性底愛的衝突；「人去後」寫一幕為血統關係而破裂的戀愛悲劇；「火曜日」寫一個革命者和一個少女底愛。情調都很熱烈，並且非常細緻。

這是他底較早的創作，為便利計，我們不妨把這個時期的創作分作做第一期。

很顯然地，這都是脫離了現實的，*Romantic* 的迷夢；在這裏，你可以見到失戀的眼淚，粉紅色的迷夢；在這裏，你可以覺到少女底細微的柔情和初戀的脈膊。有的是浪漫的情調，有的是寫意畫底調子。

這種取材法，是近來一般文人所離不了的。他們總是每篇小說都離不開戀愛，小說裏有戀愛，詩裏有戀愛，詩歌或劇本裏都有戀愛，單戀的也有，三角的也有，甚至于多角的也有，好像戀愛是文學的全體，除了戀愛就沒有文學似的。

自然，我不是說，文學作品裏不應有戀愛，因為文學是生活的反映，戀愛是生活之一部門，當然也是跑不了文學家底筆桿，然而，如果仔細地反省一下的話，就是一個頭腦再簡單的人，也會發現牠底錯誤，再明白一點說：只要肯將眼睛對着冷酷的現實的話，他就會明白：有閒的智識份子底粉紅夢，已經到了應該罷休的時候了。因為，在血肉模糊的現社會裏，還有比稀鬆的戀愛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事物在呢！

這是他第一期創作底第一個缺點。

其次，是內容和形式的問題。

前面已經說過，他底創作，都一貫地表現出技巧的成熟，然而，在另一方面說；他底每一篇創作都是空虛，空虛，第三個空虛！

在這裏，牽聯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文學作品中，到底是內容重要呢？還是形式重要呢？

有一部份人說，當然是內容重要。因為每一篇文學作品都不是無謂而作的，每一個文學作品都是或消極，或積極地表現某一種思想，某一種真理，或某一種現實的。只要你能充實你底內容，那麼，形式便會自然而然地跟着好起來，由此可見：內容是重要的。

又有一部份人說：無論你是表現真理也罷，表現某一種思想也罷，或者是表現真實也罷，沒有適當的形式來表現你這種思想，真理，和現實一輩子也寫不出的。所以，形式是重要

的。

這兩種論調，猛然看來，似乎都能各圓其說，其實，二者都太主觀，太武斷。

誠然，文學作品底內容是決不可輕視的，沒有內容，就等于沒有文學作品。然而，形式是內容底肉體，離開形式，也是談不到內容的。耶考弗萊夫說：

「形式和內容都有其意義，而內容占主要的地位。」
又說：

「內容是從現實的材料中流出來的，至於這種現實的材料，是藝術家在其自己的社會環境中以其自己的藝術意識，捉握新的生命衝動時所見的。」

所以，另外又有個文學批評家說：「形式是受內容之暗示的。」Plékhanov也說：「完全剝去思想內容的藝術作品是沒有的。」然而，杜衡底小說是只有美的形式，而無充實的內容的。他底小說，除掉漂亮的形式，便沒有內容。正像一般都市裏的婦人一樣，把她們底華飾，口紅，以及鉛粉剝掉之後，所餘的是醜惡，是空虛。

這是他第一期創作底第二個缺點，現在，不妨把觀點移到他第二期創作上。

這裏所包括的有：「蹉跎」，「人和女人」，「牆」，「在門檻邊」，和「重來」。這些創作，無論是就質或量上說，都顯示出很大的進步。

「蹉跎」以其更爽朗的文筆，出現于「現代」第一期。作者在這篇小說裏，表現大家庭

在過渡期的自私自利，和女子底可憐的命運。

本來，婦女處于隸屬的地位，是很久的。在封建社會，她們是犧牲品；在資本主義社會，她們是奴隸，是玩具，是花瓶。

同時，在個人主義社會裏，大家庭裏也充滿了虛偽，充滿了欺詐。他們底愛是表面的，背後却隱伏着自私自利的虛偽。這篇小說，主要的在暴露這種黑暗面。

不過，我總覺得自然主義底暴露，在現在是不需要的。誠然像作者所說，一篇小說固然不能表現出全部的社會現象，然而，只注重客觀的描寫和諷刺，是多少犯點近視眼的嫌疑。雖然，一篇文學作品底題材，不一定完全是社會底積極一方面，然，卻也不應只寫消極的一面。谷非說：「偉大的藝術必須以歷史發展的積極方面為內容。」是有相當的道理。因為社會是在時時刻刻進化的，藝術當然也是根基於社會底發展而進步的。那並不是說：只許寫積極的一面，而是用積極的觀點去寫任何方面。因為觀點的正確與否，是一個根本問題。只要你立足點站得正，你不妨去寫消極的一方面。不過，要小心，當你寫消極的方面的時候，應該注意，你不但要把這消極的一方面如實地托出。同時你還要注意于問題底解決，再明顯一點說；你要帶着積極的眼鏡去寫消極的社會現象。這樣，才是我們所需要的作品。

作者曾在一篇論文上說：「這就明明白白地叫人家表彰這一些事實，（歐註：即社會底積極方面）而把另一些抹殺，不要提起。」又說：「……一個真正對革命有信心的人，也却

一定在那另一種力量裏看出牠底沒落的必然性，而且他對革命的信心，也定要在這種認識上才能變得更堅決，他是決不會對那另一種力量而迴避的。「他以為「表彰」積極的方面，是對於消極的一方面的抹殺。不過，他只寫消極方面不也是對於積極方面的抹殺嗎？雖然，他又說對於消極方面的沒落能夠認識清楚，才能向革命方面更堅決地走，然而，他並沒有在沒落中去認識真理，在黑暗中去窺視光明，這不是近視嗎？這不是「抹殺」嗎？寫消極方面的必然的沒落，是對於光明的憧憬之初步，然，只知道必然的沒落還沒有把工作做完，還得提示出光明的道路，至少是提示光明的暗示。寫社會現象底積極方面，顯然是說對於消極方面的憎惡和破壞，又爲什麼會是「迴避」呢？真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只知道舊社會底沒落，而不敢仰望前途，不近視也有點懦弱無能吧？

「懷鄉病」表現機器工業對於手工業的影響。作者曾在另一篇論文裏說：

「在懷鄉病裏面，我還利用了一個在感情上極度保守的青年的夢想的破滅來跟長發的悲劇相陪襯，以期更有力地暗示着那動向，一方面，長發是不但不能過平靜的生活而至於殺頭的，另一方面，一位迷戀自然的機械憎惡者的理想是成爲萬不可能的夢境，這是暗示說，那村鎮是必需要一天天走向動亂去的。」（批評之理論與實踐。）

然而，這「動向」所顯示的是什麼？只「暗示那村鎮是必須要一天天走向動亂的」就完了嗎？恐怕事實不是那樣簡單吧？

一方面，舊的，不合理的在漸趨沒落，另一方面，新的，合理的，在不斷地成長，作者只告訴我們說：農村破產了，然而，究竟在這破產中又有什麼動向呢？只托出消極的一面就完了嗎？

我們所要求于作家的，雖然不一定完全是歌頌光明的，描寫那些「成熟了的人格」的，積極方面的作品，同時，也決不同意作者那種只注意消極方面，而抹殺積極方面的意見。農村破產與手工業的破滅，是歷史的必然，只把這種歷史的必然性說出就夠嗎？不！還要顯示牠積極的動向。

「牆」是寫犯人脫逃的一幕悲劇。充滿了托爾斯泰底人道主義的傾向。

這裏所表現的，自然不能像谷非所說的完全不可能，我們不妨說，就算可能。然而，也正像「懷鄉病」所表現的，是最消極的一方面，而且又顯示出一種惡劣的悲觀傾向。

近來，一般比較積極的作家們總犯一種公式化的機械論的傾向。他們以為某方面是正確的，某方面是不正確的而創造了機械的公式。他們想使每一個作家都在小說裏合着他們所規定的：壓迫，痛苦，而至於反抗的公式。

其實是也犯了近視眼的毛病。

這還是中心意識的問題。那就是說：意識的正確與否並不在乎寫的是不是積極行動，而是立足點正確與否的問題。只要你立足點站正了，你什麼都可以寫，不管你所寫的是最陳腐

的，最消極的，甚至於是統治階級，那都是你底自由。只要不近視，只要在寫消極方面的時候，不要忽略了積極方面就得。

「人與女人」一篇，作者自己也承認是「無意中取了開玩笑的態度」，所以，是一篇不足提的失敗作品。

綜合起來說，杜衡底創作，只有形式而無好的內容。並且我還借用他自己底一句話來勸他：

「不要對那另一種力量而迴避。」

四，十五，初稿。

懷念

雪矛

發誓不相思那白蓮花了，
讓她美睡在荷葉的翠被。

帶着淡紅色的苦茶的味，
夢是永遠地芬芳的。

但傷感的眼睛不是淚之吝嗇者，
滴着九月之末日的悲哀
如寂寞的雨夜之簷霽。

不渴念家園熟透的柿子嗎？
瓜棚垂下青葫蘆的秋天了！
她憔悴在荷葉的翠被中，
我更懷念那白蓮花了。

市集日

雪矛

黎明悄悄地走進夢鄉，
晨風醒了蕭然的村巷；
難得這秋天的好太陽，
漫步在市集日的路上。

昨夜遺失了疲倦，
輕快揹着扁擔；
盈盈的蘋果兩筐，
裝滿芬芳的希望。

冷清緘封的街頭，
靠着時光鏽了的霉牆，
揀這個適中的地方，
等候顧客的光降。

像一棵晚熟的菓子樹，
菌集了饕餮的羣鴉無數，
但比羣鴉的胆子更小，
一枚話彈，就會驚得飛散。

來個肘上掛着竹籃的老頭，
伸出指甲吮飽了泥土的手，

抓隻蘋果在鼻端嗅了一陣，
不回價錢，他拔步就走。

僥倖有位貌慈的老娘，
爲害抑鬱症的女兒張慌，
她說：「今年的菓子太貴，
少買幾個叫病人嚐嚐。」

看那賣葡萄的小販，
紫葡萄變作他的眼，
青葡萄更像他的臉，
束着一串串紫青的哀怨。

午陽已爬上了中天，
這秋後的集日將闌；
檢點筐裏的蘋菓，
心尖掛滿了黯淡。

無人帶走他芬芳的希望，
誰都把心放在可憐的夢上，
勤勞換不了生命的食糧，
大家原都是一樣。

當他回向秋風的村巷
路上早來了淡淡的斜陽；
柴門邊的微笑是腐了，

在眉峯上，在蘋菓的臉上。

碎了的希望

沉 默

燈缺少了油，會滅的，人如果沒有希望，恐怕一天也活不下去吧？

有時，希望像火也似地燃燒着你底心，牠可以使你在白天做夢。也可以使你想到你理想中的天堂，在那裏，你可以看見天使底顏。

有時，牠却細微得像繡花針尖兒一樣，雖然，是那樣微小，却像螞蟻似地抓着你緘默的心。使你朦朧地看到你心裏所想的事物。

一提起「希望」這兩個字，第一個使我想起來的，是臉上常織着希望底微笑的何媽。大概是在四年以前。我們添了一個小弟弟，爲了奶不夠吃的緣故，不得不僱一個奶媽。可是，討厭得很，奶媽真不容易僱！一個奶媽在未來之前，一定要給你定條件。譬如說：三年以內，給她做幾件衣裳，小孩見的錢，是不是給她，有沒有好飯吃，諸如此類的要求，你如

果不應許她，她就不幹，然而，正因為你急切地需要着她的緣故，這種條件，是非接受不可的。

所以，找一個合適的奶媽是真不容易。

終於有一天，在極度的困難裏找到了一位，並且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她並沒有那些難為人的條件，而且索取的工資也特別公道。我們看她是個中年婦人，又非常和藹，便很樂意地僱了她。

她是一個訥于言的中年婦人，對待任何人，都非常好，特別是對於孩子們。

那個時候，我們都把希望專注到小弟弟身上。譬如說，我們第一步，希望他能吃得胖胖的。果然，我們底希望達到了，六個月以後。小弟弟已經吃得白白胖胖，並且見人就會張着他底小圓臉，微笑的花常開在他六個月的臉上。何媽常拍着他，幽幽地哼着：

「小寶寶，小乖乖，

不要哭，吃奶好，

長大做了官，

回家接太太！

小寶寶，小乖乖！」

這樣，小弟弟便在何媽底慈愛的撫養裏漸漸地成長了。

碎了的希望

希望搔着每一個人的心，小弟弟也隨着這些珍貴的希望慢慢地變得更可愛，更有趣了。何媽常說：「小少爺將來一定比我們小寶兒好的多呢！」

「是的，小寶兒那會有小弟弟有出息呢？」這是哥哥常常得意地向我誇示的一句話。

然而，每當我聽到他這句話的時候，便不知不覺地感到一種戰慄。一個黑的影子，可怕地在我心裏顫動着。我心裏在想；爲什麼同是一樣的孩子，一個是天之驕子，一個却是孤苦伶仃呢？小寶兒底母親爲什麼好好地放着自已兒子不照管，而偏偏去替別人養孩子呢？

同時，另一種低低地聲音却在我底耳邊說：「爲的是要活呵。」
是的，我們對於小弟弟都抱着一種超乎尋常的金黃色的希望，我們希望他將來長成一個可愛而強壯的孩子。

可是，在另一方面呢？何媽也自有她底裏心裏的希望。是的，她不捨掉自己底孩子而來辛辛苦苦地跟人家，便不能生活，同時，她還希望換些錢來培養她底兒子。

小寶兒那時大約是八歲了。營養不足的臉上，帶着一種天真和一種誠實的光芒。他總是隔幾天來看他娘一次，走的時候，常帶走點錢和吃的東西。

何媽說：「不說別的，小寶兒長大，能養活我，不至於讓我凍死餓死，就好啦。」說着，她底有皺紋的臉上便紡着一種微笑。是希望的笑，是帶淚的笑。

後來，何媽爲了某種緣故下工了，小弟弟那時剛剛五歲。小寶兒已經十二歲，並且聽說

在平民夜校裏上學啦。

不幸得很，就在何媽下工的次一年，小弟弟患猩紅熱，死了。

今年冬天，又偶然聽母親說，何媽爲了她底兒子做小偷，氣得上吊死了。

聽到這個消息，又馬上聯想到小弟弟底死，我不禁有點淒然。

兩種不同的希望，同時碎了，無聲無息地碎了。

然而，我總相信這兩種希望底破滅，是必然的，同時也是應該的。因爲，在另一方面，已經孕育了另一種新的希望。

二十二年春

旅途上

絮飛

太陽底着灰的尾巴拖過屋脊，
黑暗的影子塞進了人們底胃口！

旅途上

一一三

像堅忍的駱駝踐着生活的黑影，
負馱着運命的重袋，
讓頸上鉄鈴的嚮聲蕩滅了生命的火花嗎？
沒有嘆息，星星盯住了人們底心。

在艱險的道上堅信的朝山客開步了。
人們底臉上帶着憂鬱的苔蘚，
和含着像炸藥似的激憤，
這記憶又開闢了腦子裏荒蕪的一角。

月亮戰抖地撥開了一片雲帘，
漫漫的長夜已敲過了行程的五更；
你牽着我底衣角，我牽着你底衣角

翻過了一個山坡又上峻嶺。

月亮乘着東風的雪擺轉過山坳，
是那裏的果園吹來了芬芳？

一九三三，四，一六。

老姬墓上的新土

何雅

朦朧的太陽光下，秋雲無力地飄來飄去，遙遠地，大地的盡頭，躺着恬靜的金堡村，街巷浸透了劫後似的淒涼。

然而，今天，金堡村的恬靜却被打得粉碎了。

禿麻助的影是一顆石子，投在村民的心波上。他又出現於金堡村了。像復活的凶死鬼，居民對他投了詫異和畏懼的目光；然而，又像多年不見的親人似的，而有重逢的親切之感。

老姬墓上的新土

一一五

「他回來了」的消息，像風吹過瓦屋茅舍，喚醒了昔日的記憶。這被遺忘的人並不遺忘他的故居，他的出生地，他的童年所游憩的柿林；甚至於這灰色的小村落裏的每個人——這些面孔不同的人。猶惡的鄉紳的臉色使他顫慄。其他善良的鄰里底慈愛與悲憫的心腸，却使他痛苦的靈魂溫暖。

自然，有人揣測他這一次歸來將如何如何，多份是不對的，神經過敏的。他雲影似的飄到這村裏來，是別有重要的原由。

三年前，他被繫於牢獄。那時，他父喪不久，遺體暫柩在結義廟後邊的荒地裏。他是爲探視父親底墳而來的，三年來愁慘陰黯的囚徒生活使他壯健結實的漢子瘦削而慘白了，因之，有了某種被迫害的瘋狂心理，對一切皆存戒心，就是說，他怕饕餮的野狗啃破他父親永眠的朽棺。

真是，提起他的可憐的父親，在這小村落中是留着溫煦而又淒涼的記憶的。雖然三年來災難的洪水冲掉不少的村人，但是祇要年齡在廿歲以上（僥倖從死亡線上逃出的）的，大都記憶一個和善的守廟人，名叫姬福來，大家常呼作老姬的。

老姬他自己也不確知他的身世，旁人當然無從探知了。一個冬天，他不知打那兒來到金堡村，沒命的喊「爺呀，奶奶呀，把你那殘茶廢飯捨給俺一口半碗吧」，挨門沿戶的乞討。討到綽號「大好人」的柳義德門口，柳義德看着他凍餓得怪可憐，遂將他叫到家裏，把飯他

吃，把火他烤。

「老伯伯，我跟你吧！」這小乞兒瞅着了一條路。

「今年多大啦，你爹爹媽媽怕不願哩」柳好人有心留下這孩子，但又怕他的爹媽來麻煩。
「爹媽都沒啦！前年媽死時，告俺說，記着，你今年九歲啦！」孩子抽咽着，淚流下紅腫的腮幫。

「你喚也啥？」

「來福，爹告我說姓姬」嗚嗚咽咽地。

「好，就跟我住吧！」大好人滿意地笑了笑，捋一下額底鬚，完全看中了孩子底可憐的天真。

孩子漸漸地收住了嗚咽。末了，帶他到上房裏來，說：

「以後叫你福來吧。他比你大，十二了，」指指門角站着的自己的兒子。「他名叫自來，就叫你福來吧。這是他媽」，又指指站在身旁的妻子，「你就叫大娘吧」

孩子跪到大娘的面前。

「噢，起來，起來，這孩子比自來知道理數」她忙把孩子拉起，「自來，趕快到裏房，把你那件小棉襖取來，叫福來穿，穿這樣稀簿片，不要凍壞人。」

凍壞，他底指頭的確凍壞了。當他披上自來拿來的小棉襖，兩膊伸進袖筒，以後無論如

何却扣不上那布鈕子。於是開始感覺手僵冷麻木，多麼無用，他想。一家人看到這寶樣子，不覺好笑起來。

叫娘給你扣吧。」她忍不住了。

溫暖從小棉襖裏爬出來。自從他離開母懷，這還是第一次認識溫暖，世間有許多人，沒有像他現在這樣更知道溫暖的好處的。

夜裏，在馬房的一角他佔有了兩條棉被，一張床，熟睡着，不像從前一夜要凍醒幾次了。

五年後，他已像一個成人，身軀魁梧，強壯有力。什麼活他都能做，犁耙地，旁人一天三畝，他至少則四畝，多則五畝。修房補簷，盤鍋竈等，屬於泥水匠的事，也學會了不少。假若旁人當着主人的面稱讚他時，柳好人會滿臉堆着稱心合意的笑容答道：

「是的，福來能幹，長得一身牛犢力氣，他說從來做活不知道乏，比自來強。」至於他呢，再不想手是無用了。原來多數的手被凍壞，變成廢物，少數的手却是燒壞，而變成廢物的。

但是當他能活命的時候，那收養他的恩人却快走入墳墓，家境也一天不如一天。死是老人所不能逃避的，終於有一天那好人過去了，因了老頭兒的亡故，家庭更增加黯淡。

他不得不出走柳家，而重來街頭生活。然而這已不是幼小者的來福，而是強壯結實的姬

福來了。從高門檻到低門檻，從春天到秋天，他是金堡村裏勤墾的短工，有結實的臂膊的不該活下去嗎？他算是養命有道了。

一個人的死，往往是爲了別一個生的。那是結義廟底看守人老韓的暴亡。這個好運氣落在老姬的頭上，他以最完善的候補者抓着看廟人的名義。

有了下宿處，承繼十二畝地的耕種權，生活雖不見得怎麼豐裕，但是「夠他過」（村人常常說起的一句話）了。

幾年後，牠持身節儉的結果，儲蓄到夠討妻數目的錢來。天保佑，就在廿七歲那年成了家。討的是個怪溫順又能幹的老婆，本事真不小，翌年便養出肥胖的兒子——那就是今天金堡村出現的禿麻助。

兒子以助名，那亦有個來歷的。

老姬有老婆的一天，就是老姬在世界上有惟一親戚的一天。不用說，那是妻的娘家。兒子生後，他高興得幾乎發狂，烙喜餅送給全村的人家，村人徵收了四百文康熙制錢，編長命索，給他恭禧。當孩子在舅家住過「滿月」歸來，便帶個「助」這滿響亮而有意義的乳名了。

「這是他舅給孩子起的，」妻看着丈夫的臉，兩臂更抱緊一點懷中睡眠的嬰兒。「舅說，孩子天平飽滿，有福氣的。」

「有豆腐氣，咱們窮人，有吟福氣不福氣的，祇要長大成人，也好算一個助手」丈夫有感慨。

這時，他蹲在條橙上的身子微覺疲倦，站起伸一個懶腰打了個悠長的哈欠。坐下來時，順手摸下頸間的旱煙管噙在嘴裏。鐵鏈叮叮地敲擊着火石，冒了火星，忙捺上引火紙。然後，將燃着的火紙。再捺入煙管嘴，吱吱地煙絲叫着，烟慢慢騰騰地從鼻孔鑽出，他覺得疲倦和烟飄散了。

閃爍在黃綠琉璃瓦上的夕陽漸漸地消隱，古廟頓時陰黯。蝙蝠從椽簷飛出，織着黃昏的網。

習慣告訴他們，該煮晚飯。

「你抱他」妻把襁褓的嬰兒遞給丈夫，自家燒鍋去。

他注視着嬰兒的臉龐。肥嫩的腮頰像兩朵睡蓮，有沁人心脾的乳香，不止一次的儘吻着。嬰兒受了硬牙刷似的粗髭鬚的刺激，滾圓的眼睛溜了一下，頰肉本能地作痙攣的反應，要哭的樣子。而他却看作是笑的表情，高聲說給坐在窰頭的妻聽「會笑啦」。

隨後，抱着孩子，在院中，滿勁的，有節奏的來回的踱。不管孩子笑了沒有，他的心却真的笑開花啦。

晚餐時，他無厭倦地，絮叨叨地，重複說着嬰兒會笑的事。彷彿誰在他嘴唇上塗了蜜似

的，說着又玩味着他自家兒心裏迸出來的祝福孩子的話——甜膩膩的話。

「怪不到你多喫了兩碗粥，兒子大了，可不答應的」妻打趣他。

夜裏，夜裏他睡得很熟。平靜的呼息。滿足的臉。沒有嚶語，沒有夢。不，沒有惡夢。

他做着十年廿年後的好夢……小人兒有桌子那麼高，楷着一竹籃從田野拾來的柴草。……

……慢慢地，比玉蜀黍低不多了。心裏決定送他到鐵匠阿三爐邊當學徒……一眨眼，已經高如高梁稈。寬肩胛，鐵臂膊，舉起人頭大的鐵錘，擊向砧上的熔鐵，崩伴，石榴似的火花四濺……

他驚醒了。妻與兒安穩地躺在他的身旁，擡起身來望了一望，破窗的圓眼放射黎明的晨光，廟前後的梧樹上有烏鴉的啼聲，丁年的松濤嘯着。

他急忙地披衣。

李二爺是白晝當黑夜的，人家有錢的該享福，自己比不得，他越想越對自家憤懣，早起本是自己的習慣，而今天明明起晏了。

何況，何況，他記起：

今天是十五……善男信女趕早就要來燒香的！院落沒打掃。神桌香爐沒抹拭，不乾不淨要受責備的……

他懊悔。耗子似的跳下床，開門。

老嫗墓上的新土

「噢是月黃！天還不亮！」心上卸落了萬斤的青石。

這時，西天的殘月照着陰森的古廟，飛簷捲來了一股陰風，他禁不住打了個寒噤。

但是，孩子出生好像給他帶來了災難，他從來沒想到世界會變得這樣快。他由看廟人和地保的頭銜，後來忽然給他換成看廟人和村丁。村丁的事沒有旁的，是向家家戶戶要錢。人家不出，得脖臉通紅的說幾句恐嚇的話，來逼。不隔三天，就得敲鑼，鑼聲中夾雜着喊聲：「大家小戶聽着，第十八次兵差，暫借糧秣洋，保衛團費，每畝地派一串二百五，限兩天兌齊！」聲音針一樣刺着人們的耳鼓，鑼錘敲碎了人們的心。

「四妞的爹，聽又敲鑼幹啥？到門口看看吧！」自來纔從地澆禾回來，疲倦不堪，坐在門檻上低頭想心思，想着洪上那討債的凶惡的面孔，好像沒聽見妻說些什麼。

「唔，站起來，去看看吧！」妻催他說。近來自來的妻常愁眉不展，年光不好，有點風吹草動，她就害怕。況且自從他產了四妞以後耳就聾了。祇聽鑼聲，聽不清喊些什麼，更是萬分焦急。

「哼」，他嘆息着，憂悶地立起，走向門口。抬頭便看見鐵匠金成和土生他倆站在街心低聲地談話。

「喂，啥事情，老姬又敲鑼」自來大聲的問道。把他倆話頭截斷了。

「啥事情？打算叫你賣老婆」金成同他開玩笑。

「還有別的屁事！每畝地又派他娘的一串多」土生極正經。

正當這時候，老姬又敲着鑼走向他們來。看見了這三個人，趕忙打了個招呼，忽忽地走過去了。從他的背後傳來咒罵的惡聲，耳朵相信不是罵他。

這一夜，他不能安睡。亂夢襲擊他衰老的心。脊梁豈不起，他早知道佝僂了。然而，看到塘水裏的白頭時，不是自己都驚奇會老得這樣快麼？纔三十幾年紀的人啊！

一個夏天，農忙的季节。老姬的妻希望從黑土裏翻身，她帶着已經八歲了的兒子助，整天價日地栽在田塍上，發汗，喘氣，血的激流，掙扎在太陽的烈焰裏。黃色的赤裸的兒子伴着她底鋤影默默地蹲着拔野草。而老姬的臭脚永沒有踏進田的邊沿，他沒有空兒，脚是爲別人而生的。

這年的收成很壞。過分的勞苦虧損着身體的健康，秋瘡結束了他的妻底生命。凍餒不加於白骨，而這父子倆却怎麼辦呢？顯然地，一個難題橫梗到老姬的心中了。

助尙沒有玉蜀黍稈子高，如夢裏送他跟阿三學打鐵的年齡，但妻亡後孩子誰照護，自家又東奔西跑不着家。所以，盤算結果，決心把孩子交阿三管教，阿三看面子，不會因人小推辭不收學徒的。

「太小了，做不動活，受氣。」當老姬想着這些時，便痛苦地流淚。流了一路的眼淚，送孩子到百里外的山中。

阿三滿口答應收下他的兒子時，他若釋重負似的。但回來，他爬在亡妻的墳頭，却比喪母時灑的淚更多，更哀傷了。

從此，他成了單身漢，結義廟不是他可留戀的家。祇是幽靈似的，到夜裏摸索進那所洞黑的房子，蜷臥在爛棉被裏睡覺。天一亮，就起身。踢爛了家家戶戶的門檻。在這方面，他不頹唐不老。靠村長混飯喫，他那敢偷懶，催差是他的職責。

就當這期間，暴風雨似的來了民國十七年。十七年，至少是老姬底大變動的年頭。鄉村裏流行着最嚴重的謠言，說革命黨要打倒神像，所有廟產一律充公。有的說親眼看見城隍廟的守門神被黨部人用繩拉倒，道士被趕出廟外。

結果，革命黨沒來打結義廟的弟兄，但是爲防萬一計，鄉紳李二爺提議把老姬現種的廟田捐入村裏的小學了。學校轉租與李二爺底狗腿叫洪上的耕種，年出稞籽一石……

這惡作劇的命運。不過村中少不掉一個看廟兼村丁的人，村民都願意出點糧食養活他，因爲，有了數十年鄉土的舊誼，確實知道他爲人老誠，辦事靠得住。

於是，他活下來了。一年，二年……
他更其善良與正真。甯願受村長的責備，法警的拷逼，你再不會見到他脖臉通紅，大聲

大氣的恐嚇小戶人家出不起錢，惡言惡語抵抗，借他出氣，他只勸說，像慈母對待頑皮的逃學的小孩子。在村長和催款的法警面前，從來不說誰家抵抗差事。不得罪人，他眼中居民都是他的恩人。

第三年的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金堡村除下李二爺和村長幾家有喫的外，大家都少糧缺食。喫不飽肚子是一致的，老姬呢，更不必說啦。

一天，在村公所裏，法警忽然怒冲冲地指着他罵：

「老姬，你混蛋，白來違抗公事，村長開了他，聽說是你通風報信，叫他逃跑啦！今天帶不着他，跑不了你。」大手掌炸彈似的擲在他的臉上，更朝着肚子，狠狠的踢了兩腳。這時張村長才站出來裝好人，把法警拉開。

老姬底眼噙滿了淚，當場目擊的人底眼也噙滿了淚。誰知道這是張村長搗的鬼呢？借一椿細故逞一逞威風，好恐嚇胆小的農民。

晚上，他照常摸索着，走進那古廟內洞黑的臥室，裹着一床爛棉被。可是睡不着。一陣接連着一陣的乾咳，汗把被單都浸濕啦。停會完，濕被單貼着皮膚，感覺冰樣的冷。

到午夜，肚痛，惡心，毛病加重啦。一個可怕的思想嚇住他，他呻吟着，喃喃地自言自語：「這回病不輕，」以後便昏迷了。

明天早上，一切都如往日。趕早市的菜販，仍然到老姬住着的廟前放下担子，坐在門邊

的青石板上歇脚，停有喫兩袋煙功夫，就又趕路去了。

李二爺底小長工小禿子大清早就被吵喚醒，命他到田野割青草來喂牛。滿肚子不高興，嘟囔着。右肘下掛隻破簍，右手拿柄喫飽了泥土的鐮刀，睡眼朦朧，懶洋洋的蹣跚出牛欄。到了村西的結義廟前，已遠離主人的耳目，望望剛翻紅的朝陽，心裏打算的結果，決定趕「飯時」割滿簍沒什麼難，他放胆想躺下睡一覺；抬頭瞥見廟門緊緊的閉着，好奇的前走兩步，對門縫裏邊望，靜悄悄的聽不到聲音。「這老傢伙福氣不小，日頭出來大高還不起床」小禿子想着自家兒不如老姬。舉起鐮柄，丁丁地照門板敲。

「老姬，老姬，還不起來，日頭曬着屁股啦！」小禿子有幾分傻氣，有意打攪人家的清夢。

回聲代替了回答。

不幸，主人已跟着小禿子底踪跡而來，不過小禿子並沒有發覺。小禿子知道主人極乖戾，怕他做活偷懶，常是暗地監視的。而今天。的確太大意了，沒得回頭看看，便逕自來尋老姬開心。

「小禿子，回頭不要飯喫，也不知你是幹啥事情的」有人老遠的就嚷。他聽見這怪熟的聲氣，明白事情不妙，掉過頭一眼便攔住了主人李二爺，不寒而慄，想一走了事。李二爺大踏步來到他跟前，拍的一個耳光，算發洩了滿肚的臭氣。

小禿子挨了打，一句反抗的話也不敢說，帶着發燒的臉走開啦。不過走了十幾步路光景，冷不防主人又喚他。正疑惑不定，喫驚的耳朵聽清了李二爺的話：

「快來打開廟門，門沒落鎖，老姬會這時候不起來？一定出了岔」他得救似的心兒一鬆。忙上前摘門，鼓着勁，有意在主人面前賣弄氣力，但是，使得渾身是汗，門纔古冬地倒落了一扇，敞開個大縫。李二爺的藍衫飄進去，他也跟着瞥了進去。

老姬底臥室的門沒從裏面闔，輕輕一推便開了。人却没有晨光的大胆隨着門開的空隙卽刻拜這漆黑的屋子。沒有鼾聲，沒有嚙語，這無邊的寂靜，使李二爺膽寒，好似那裏有毀滅等待着。小禿子憨胆大，他瞧着在前的躊躇不前，就撥開李二爺闖進屋子。像有一隻手蒙住他的眼睛，屋裏不辨事物的漆黑，摸索，摸索，一下子他手觸着了冰冷的東西，心禁不住的一驚悸。漸漸地他眼前顯現事物的輪廓：枕畔攤了一片水沫似的液體，床上橫着一具僵硬的屍身，一陣奇臭直刺鼻管。「老姬完了」跑出了屋子。李二爺聽到「完了」二字臉嚇白了。

老姬死去的消息馬上傳遍了金堡村。自然是因為李二爺不肯掩沒這首先發現之功的。這正是他炫耀慈悲的機會。至於別的心思，除洪上外，沒有告訴第二個人。

老姬的死，村人莫不哀悼，尤其是心軟的老婦人們。異口同聲的說：「老姬死得太可憐，禿麻助遠不在家，生病了，沒人知道，連口水也無人端喝的」

禿麻助見着父親底遺體時，那已是三天以後了。這失了怙恃的苦孩子底悲痛，是很容易想像的。

當兒子的草草料理罷父親的身後，心裏並不感什麼不安。但是，半月後，從百里外山中的來人却給他一個不安的口訊，說近來鐵貨沒有銷路，爐邊用不着人，有事時，掌爐的再來訊通知，此時暫緩前往。「分明要停我的生意」他竟昏厥過去了。

以後，禿麻助就停留在金堡村，幫着金成打剪刀。這時禿麻助已經實現了父親的夢想，高如高粱稈，寬肩胛，鐵臂膊，能舉起人頭大的鐵錘，擊向砧上的熔鐵，崩碎，柘榴似的花四濺……像他父親年輕時候一樣強壯有力，祇有兩件事，禿麻助覺得不景人沒有父親體面，其一，那年出疹，落了滿臉麻癩，其二，禿瘡治不好。然而，這兒子的一切，老姬已成隔世，永遠不會看見了。

有一時，因為什麼地方打他媽的內戰，刀剪舖拒絕收貨，一天不收貨，禿麻助一天沒飯喫，而李二爺底賬簿當然要少一筆。

芒種前，張村長趕會新買的一頭驢，忽然後裏被竊了。誰有竊驢的嫌疑？張村長打定了主意。馬上派十名年青小伙子，把禿麻助從結義廟裏拖出，剝去上衣，反縛着臂膀，吊在村公所底樑頭。胸脯脊梁全變紫，沒有口供。

（未完）

開封新豫印刷所廣告

本所承印中西書籍報章雜誌刊物
 族譜縣誌表冊精製照像銅版鋅版
 華洋簿記所有出品早經 各界推
 許定價低廉交貨准期倘蒙惠顧無
 任歡迎

地址 開封山貨店街十一號
 電話總局一五九號

本刊投稿簡章

- 一，無論批評，小說，隨筆，詩歌，均所歡迎
- 二，來稿不得過一萬字。
- 三，來稿請用毛筆抄寫清楚，勿用鉛筆或紅色墨水。
- 四，一經登載，酌贈現金或本刊。
- 五，來稿無論登載與否，除附寄有郵資外，恕不退還。
- 六，來稿請寄開封大黃家胡同十號夜鶯編輯部收。

請看 黃河領域領導報紙

河南民報

民衆立場	言論公正	專電敏捷	消息靈通	採訪新聞	記載翔實	副刊多種	文字明顯	自澆紙版	印刷精良	銷數獨多	廣告價廉
本報每日出版	國內外新聞副刊二大張半	呈內政部及中央宣傳部核准	登記新聞紙	定報費國內每月八角五分國外每月三元七角批銷及廣告價目另有定章	函索即寄	(地址)開封省政府前街	電報掛號三〇四六號				

本刊創刊號目錄

本刊第二期目錄

本刊第三期目錄

批評

批評

批評：

巴金底「霧」

李歐

關於穆時英

李歐

「孩子們」及其他

李歐

詩

茅盾底「路」

希孟

詩

劫後

絜飛

詩

扣夢

千土

菜色的夢

笑冬

瘋狗底食

笑冬

我底眼淚

笑冬

小說

桃色的枕畔

絜飛

懷鄉病

笑冬

兩個女人

夷堅

小說

小說

病床上

希孟

水晶章

沉默

鄰人

沉默

本期零售大洋五分